

跨世代名人說： 蘇軾談忍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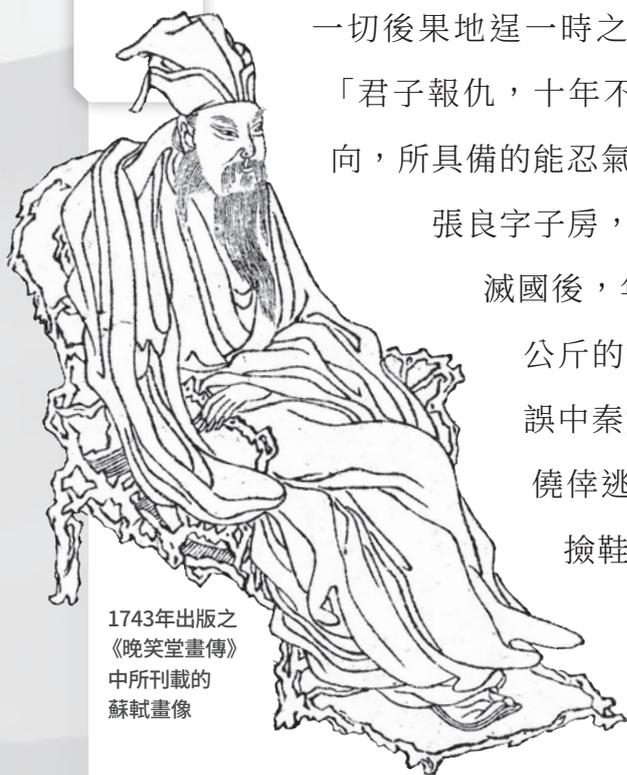
早在《論語·衛靈公》中，孔子就說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在小事上不能忍耐，很容易便會壞了全盤大計。歷史上因忍辱負重而著名的人物，如司馬遷、臥薪嘗膽的越王勾踐，皆因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最終得以青史留名。而一向被人認為豪放、豁達的蘇軾，也在年輕時曾寫過一篇〈留侯論〉，專門論述「忍」的必要性。

二十五歲的蘇軾，通過北宋朝廷的「賢良方正直言極諫」科制策試，即所謂「制科」試，被評為三等。北宋制科極難，慣例一、二等為虛設，三等即是頭等。也就是說，蘇軾在全國最難的考試中拿了滿分。他為考試作了二十五篇〈進論〉。〈留侯論〉是其中的第十九篇，以留侯張良的事跡為主要論述對象，開篇立論氣勢恢宏：「古之所謂豪傑之士，必有過人之節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見辱，拔劍而起，挺身而鬥，此不足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臨之而不驚，無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挾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遠也。」

匹夫與勇士的差別，在於無故遭受侮辱的當下做出何種反應。是不計一切後果地逞一時之快，還是泰然處之、觀察分析局勢而後行動？所謂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」，不晚的不是時間，而是君子為了實現遠大志向，所具備的能忍氣度。

張良字子房，先祖為戰國時韓國人，祖父和父親曾為韓臣。韓為秦滅國後，年輕氣盛的張良為報家國之仇，重金收買刺客，以60公斤的鐵錘在博浪沙（河南省原陽縣城東郊）狙擊東游的秦始皇，誤中秦始皇侍從的車子。秦始皇大怒，大肆搜捕刺客，張良僥倖逃生，隱居下邳。後來就有了張良為圯上（即橋上）老人撿鞋子並得到《太公兵法》的故事。為張良的卓越才質增添了許多神秘色彩。

蘇軾認為世人把這個故事當做神怪之談，著實辜負了老人的良苦用心。將張良日後的成功完全歸功於兵書，也不甚妥當。老人或許是秦朝隱居的高士，出山考驗張良。張良有蓋世之才，卻度量不足。本應是商代伊尹、周代姜太公的同道，卻沒有效法二賢臣制定安邦治國的謀略，反而與荊軻、



1743年出版之
《晚笑堂畫傳》
中所刊載的
蘇軾畫像

聶政同流，選擇行刺這樣的下策。

蘇軾推測，老人十分痛惜張良匹夫般的魯莽行為，所以設計這樣的情景磨礪張良。「倨傲鮮腆而深折之」，挫去他的銳氣以增長度量，遇事能忍，才能成就大事。老人與張良素昧平生，傲慢無禮地讓張良做奴僕之事，張良仍保持對老人的敬重，三次準時赴約。這樣縱使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擔驚受怕，項羽也不能使他發怒了。一句「孺子可教也」，標誌著張良從「不能忍」到「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」的變化，從匹夫成長為豪傑，具備了輔佐君王的資質。

隨後陳勝、吳廣起兵大澤鄉，天下反秦，張良投奔劉邦，成為重要的謀臣，在劉項之爭中功勳卓著，被封為留侯。

在蘇軾看來，一介布衣劉邦之所以能打敗出身名門的項羽，就在於「能忍」的特質。項羽雖才氣過人，但不能隱忍，好洩一時之憤；剛愎自用，有范增輔佐，卻不能盡信；鋒芒畢露，殘暴嗜殺，好逞匹夫之勇。雖然百戰百勝，卻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實力。劉邦能忍耐，當歸功於張良。張良教他兵法計謀，隱忍蓄勢，避其鋒芒，養精蓄銳。當淮陰侯韓信攻破齊國，要自立為王時，劉邦勃然大怒，形於言色。由此可見，劉邦還有剛強而無法忍耐的盛氣，除了張良，又有誰能為他規勸補正？

你贊同蘇軾的觀念嗎？歷史沒有標準答案，「隱忍蓄勢」雖不是劉邦成就帝業的唯一因素，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那麼，「忍」在蘇軾跌宕起伏的人生中，又是怎樣的存在呢？

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蘇軾在制科考試中拔得頭籌，



清繪東坡畫像，中國浙江省博物館館藏

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。意味著他以掌管刑獄的京官身份任市政府秘書長，被同事們尊稱為「蘇賢良」。任職的第三年，一代清官「白面青天」陳希亮（字公弼）出任太守，對待蘇軾十分嚴格，讓本來春風得意的蘇軾出了不少糗。後來陳太守修築景觀凌虛台，讓蘇軾作文紀念，便有了〈凌虛台記〉。誰料蘇軾「公報私仇」，在文中大談事物興廢之理，幸災樂禍地想像著剛建好的凌虛台轟然倒塌，重歸荒野，諷刺道「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，而況於人事之得喪」，似乎對上司有所不服。然而陳希亮看後，將文章一字不改地鐫石，還十分感慨地跟旁人說，他是將蘇軾看做自己的孫輩，見不得他志驕意滿、不求上進，平時對他嚴厲，故意不給他好臉色，就是要挫蘇軾的銳氣，讓他踏實下來，避免以後在複雜的官場吃虧。

但是此時蘇軾仕途順利，少年得志，頭腦中滿是儒家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理念，恃才傲物難免指點江山，進而流露筆端。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，主持變法改革。由於蘇軾與變法派的政見不合，遭受排擠。蘇軾在詩文中對新法實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批評諷諫。不過，這次和〈凌虛台記〉的性質大不同，反對新法，就等於公開反對神宗皇帝的決策。受沈括告發，四十三歲的蘇軾捲入烏台詩案的深淵，被拘禁近百日，幾乎喪命。

蘇軾後來的經歷是我們熟知的了。出獄後被貶黃州，紹聖元年（1094），被貶至惠州，再被貶至「天涯海角」儋州。幾度宦海沈浮，歷經坎坷與挫折，蘇軾才明白了陳希亮的良苦用心。蘇軾畢生僅寫過七篇墓誌銘，除了名滿天下的司馬光外，他為陳希亮寫的墓誌銘是最長的。擔心陳希亮的事跡隨著時光流逝而被後世遺忘，蘇軾在他去世十四年後，作〈陳公弼傳〉。他認真檢討往事，承認當時年輕氣盛，「屢與公爭



北京頤和園長廊上的張良與圯上老人故事彩繪

議，至形於言色，已而悔之」。

烏台詩案後，蘇軾雖官場失意，東西飄零，生活困苦，心態卻有了巨大改變。由當初的「奮厲有當世志」、「致君堯舜」，轉變為「聊從造物游」的藝術人生。他吸收儒家堅毅不拔的精神，道家超然物外的灑脫，佛家的隨緣自適與忍辱。將自己修煉成能忍的勇士，苦中作樂，隨遇而安。以通脫平和的心態面對人生中接踵而至的一切變故。

就以蘇軾的美食家屬性來說，他憑一己之力開發出貶謫路線的「美食地圖」：蘇軾在湖北黃州開墾出一塊「東坡」，又挖了個小魚塘，詩云：「長江繞郭知魚美，好竹連山知筍香」。掛名研製的東坡肉，至今仍是大名鼎鼎的著名菜餚。

到了廣東惠州，他發現這裡雖然遠離中原，但四季如春，解鎖了「水果吃到飽」技能：「羅浮山下四時春，盧橘楊梅次第新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。」

第三次貶謫，六十二歲的蘇軾來到海南儋州。換做常人，此時肯定已經絕望，但是蘇軾寫了這麼一首詩：「平生學道真實意，豈與窮通俱存亡。天其以我為箕子，要與此意留要荒。他年誰與作地志，海南萬里

凌虛臺記
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
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
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
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窮
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
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
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

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
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道
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
之上者累如人之旅行於
牆外而見其巖也曰是必
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
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
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

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
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道
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
之上者累如人之旅行於
牆外而見其巖也曰是必
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
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
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

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蘇軾〈凌虛台記〉真跡（局部）

真吾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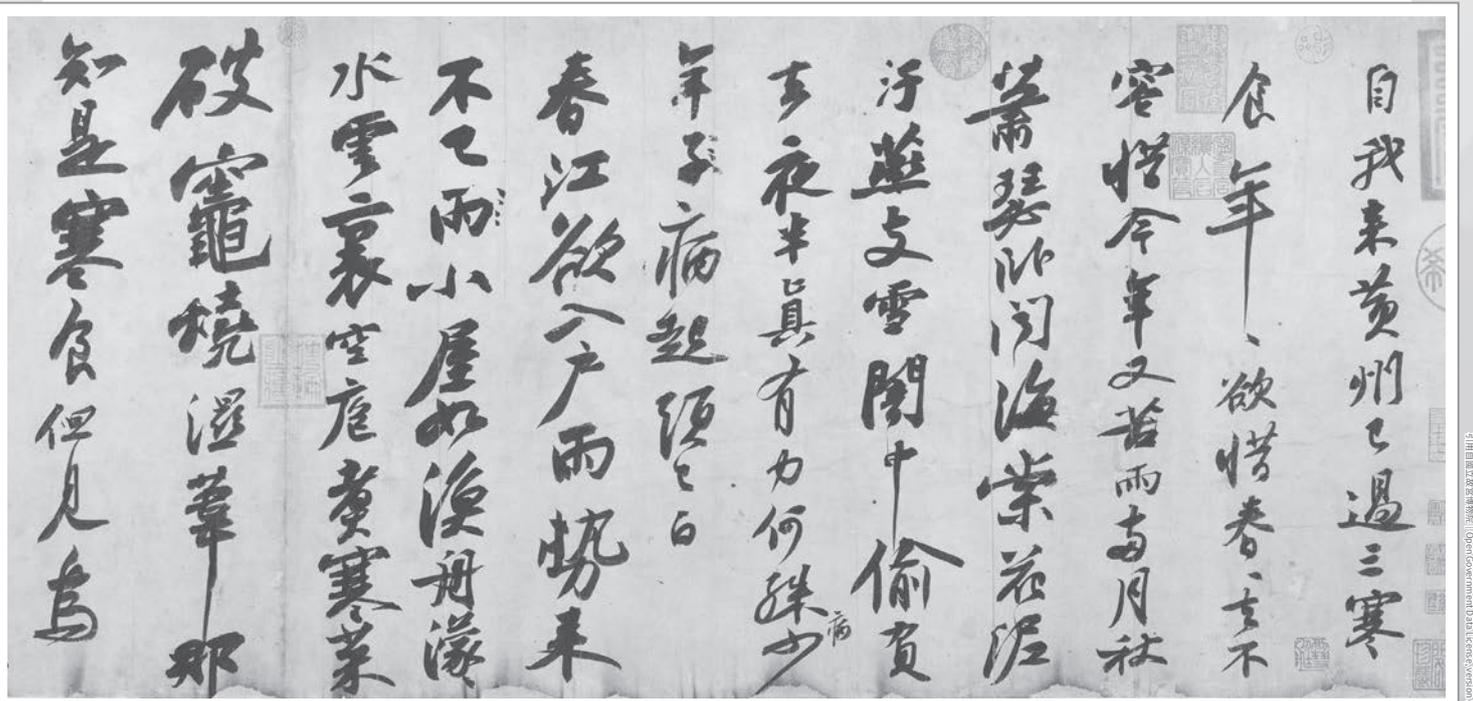
蘇軾把儋州當做自己的第二故鄉，甚至說「我本儋耳人，寄生西蜀州」。他在這裡辦學堂，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，追至儋州，跟從蘇軾學習。宋代伊始至當時一百多年中，海南尚未有進士及第。但蘇軾北歸不久，他的學生姜唐佐便就舉鄉貢，成為海南中舉的第一人。

蘇軾還發現了「烤生蠔」這味美食，寫信給他的小兒子蘇過，告訴他烤生蠔非常好吃，千萬不要讓朝中的士大夫知道，不然大家都爭相搬家來南方搶著吃，我以後就沒得吃了！

面對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」，應該怎麼做？張良和蘇軾用自己的經歷給出了答案。對於年少的張良來說，「忍」不是忍氣吞聲、逆來順受，而是百「忍」成鋼。懷著堅毅的志向，以博大包容的胸襟，蓄勢待發，等待一鳴驚人的時機。對於人過中年的蘇軾來說，「忍」讓他面對苦難時仍能保持樂觀曠達的心態，以坦率真摯的純淨心靈，在廣闊的天地中開展出新的人生境界。㊦



後世於凌虛台遺址重建之樓台



蘇軾遭貶黃州時所寫〈黃州寒食詩帖〉為其中年代表作品（局部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